



毛 波
文学奖全集

缩写本

广西民族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全集

(缩写本)

卷 九

黄 钦 冯 艺 缩写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星湖路北二里八号)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14.25印张 260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363-0272-X/I·56 定价：(全套) 37.15 元

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缩写本

编 委 名 单

莫 非 苏长仙 冯 艺

马汉彦 梁发源 潘荣才

胡树琨 徐治平 彭 洋

覃建臣 黄可钊

目 录

1963年 吉欧果斯·谢斐利士（希腊）

得奖评语	(1)
颁奖辞	(3)
致答辞	(6)
我的历史神话	(11)
浓荫的梧桐	(16)
安德罗美达	(18)
航海日志（第一卷）	(19)
游子返乡	(19)
阿息涅的国王	(22)
谢斐利士作品年表	(25)

1964年 尚保罗·萨特（法国）

得奖评语	(27)
致辞	(29)
拒绝	(30)
呕吐	(33)
墙	(131)
萨特作品年表	(150)

1965年 米开尔·肖洛霍夫（苏联）

得奖评语	(153)
颁奖辞	(155)
致答辞	(159)
致答前介绍	(162)
静静的顿河	(165)
肖洛霍夫作品年表	(448)

一九六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吉欧果斯·谢斐利士

(希腊)

Giorgos Seferis

得奖评语：

“他出色的抒情作品，它们充塞着一种对古希腊文化遗产之深挚感情。”



颁 奖 辞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
安德斯·奥斯特林

本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希腊诗人吉欧果斯·谢斐利士，他是一九〇〇年生于什米雅纳，早年随同家人迁到雅典。在希腊人被逐出小亚细亚后，谢斐利士的家乡被付之一炬，他无家可归——被压迫和离散的人一向的命运——在他成年时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不止一端。谢斐利士到巴黎留学，然后进入外交界服务。当希腊在一九四一年被占领时，他随着自由希腊政府流亡国外。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国际间迁徙不定，为国驰驱于克里特岛、开罗、南非、土耳其和中东。他担任驻英大使六年，去年退休，回到雅典，全力献身于他的文学工作。

谢斐利士的诗作不丰，但因其思想与风格的独特性，及其语言之美，已成为对生命的希腊式肯定中不可磨灭的一切永恒象征。如今，派拉玛斯（Palamas）和施科里诺斯（Sikelianos）已作古，谢斐利士已成为今天代表性的希腊诗人，继承着古典的传统，做为领导性的国家人物，凡他

的诗的译本所及之国外，亦享盛誉。在瑞典本地，他的作品在十三年前就已由古柏格（Hjalmar Gullberg）引入，他的译本包含著名的《阿息涅的国王》（The King of Asine），其题材与瑞典有关，因为我们的考古学家在此地有成功的挖掘。运用想象力为工具，谢斐利士在此诗中试图透视仅在《伊利亚德》（Iliad）诗中提及的名字背后的秘密。

当我们研究谢斐利士时，不得不想起有时被遗忘的事实：在地理上，希腊不仅是一个半岛，而且是水和海的世界，散布着无数的岛屿，是古代的海上王国，可怕而动乱的水手之家。这个希腊是他的诗不变的背景，在其中现身为兼具粗糙的和细致的伟大梦想。谢斐利士以其在音律和隐喻上兼具罕见精妙的语言完成了它。他已获得确当的公评，他诠释岩石、死者的大理石碎片，以及沉默而微笑雕像的神秘，比任何人都优越。在他动人的诗中，古代希腊神话的人物和近代地中海血腥战场的事件一同出现。他的诗有时似乎难以解说，特别是因为谢斐利士不愿暴露他内在的自己，宁愿躲在匿名的面具背后。他常藉着主要故事人物为媒体——向诗人那已失落的幼年时代之什米雅纳老水手处借来的奥地休斯形象——来表达他的悲伤和苦闷。但在他空灵的声音中，却戏剧性地表现了许多希腊历史上的宿命：沉船和救难，灾害和勇士，在技巧上，谢斐利士受到艾略特（T · S Eliot）重大的冲击，但在格调的底层，却正是他自己的，他常常带着来自古代希腊合声的破碎音乐回响。

谢斐利士曾经说到他自己：“我是朴素而顽固的人，二十年来不断地一直重复地说同样的事情。”他的说法也许有些真实，但我们必须记住，他觉得理应传达的信息，是与他

这一代的知识生活不可分割的，因其面对古代的希腊文明，代表着对衰落的后裔有难敌挑战的传统。谢斐利士在他最有意义的一首诗里，记载有一次梦中，当大理石像——重得他两臂撑不住，又无法推开落在他身上时，他随即惊醒。就在此心智状态中，他唱出了对死者的赞美，因为只有在死者之常春花草地上交谈，与死者沟通，才能给生活带来和平、信心和正义的希望。依谢斐利士的解说，亚歌船队员的故事，变成了一个介乎于神话与历史的寓言，那是划桨者在到达其目的地之前必须失败的寓言。

但谢斐利士以祖国多山的岛屿、矗立在琉璃海上方台地的白垩房、在希腊国旗上我们又重看到的调和颜色，所给他启发的感人的喜悦，而使得这忧郁绝念的背景畅活了起来。在结束此简短的颁奖辞时，我应当加上一句，此奖之所以颁给谢斐利士，是由于“他出色的抒情作品，它们充塞着一种对古希腊文化遗产之深挚感情。”

阁下，为了表示对您的尊敬，瑞典学院深感荣幸，得以向今日的希腊呈递献礼，希腊丰盛的文学对于诺贝尔桂冠的等待也许过久。于此，谨申瑞典学院的祝贺之意，请您接受国王陛下亲手所颁赠的本年度文学奖。

致答辞

谢斐利士

这时刻，我感到极端矛盾。瑞典学院决定本人在世代享誉但目前并不广传的语文中所写的作品，值得此项崇高殊荣。这是对我国语文的敬意——而我却以外国语文表示感谢来回报。我希望诸君能接受本人自我的托辞。

我属于小国。在地中海的巉岩海角，除了人民的辛劳、海洋和阳光，没有什么值得宣扬。虽然是小国，但其传统源远流长，已经传承了无数世代，从未间断。希腊语的应用，也从未止息。历经一切生物经验过的变化却从无破绽。此项传统是以人间爱为其特征，以正义为其规范。在严格组织的古典悲剧里，超过其限度的人，便会受到复仇女神的惩罚。而此项正义规范，即使在自然领域里，仍能坚持不坠。

赫拉克赖脱斯说：“赫利阿斯不超越他的限度，否则，复仇女神，正义的使者，便会找上他。”现代科学家可从思考爱奥尼亚哲学家的这句格言，获得启迪。本人受现实的感动，正义感渗透希腊人内心如此之深，以致成为了物质世界的法律。我所私淑的大师之一，在上世纪之初曾大声疾呼：“我们之迷失，是因为我们已无公理。”他原是白丁，直到三

十五岁，才开始学文。但在我们今日的希腊，口述传统则可追溯到和书写传统一样的长远，诗亦是如此。本人发现有意义的是，瑞典不但尊重这些诗，而且是普遍的诗，即使它只是少数民族的创作。因为我认为，对于我们受到恐惧和忧虑所折磨的现代世界，诗确是必要的。诗植根于人体的气息，如果我们气息减弱，我们应当如何？诗是信心的表现——而谁知道我们是否不安，不是由于缺乏信心所致？

去年，在此桌周围，有人说发现现代科学与文学之间有巨大差别，但现代与希腊戏剧之间则鲜有差异。诚然人类的行为似乎并没有改变。而我应该加上一句，今天我们需要倾听人的声音，我们称为诗的东西，这种声音虽然经常处于因缺乏爱而消失的危险中，但它始终会再生，受到胁迫时，诗始终会找到隐遁处；被否定时，诗始终会本能地又植根于意外的场所。诗不识世界的大小事物，诗居于全世界的人心中。诗有摆脱败行陋俗的魅力。我要感谢瑞典学院明瞭这些事实；明瞭流动有限的语言，不该成为压制人心跳动的壁垒；而应成为真正的法庭，得“以严肃真实生命的常不如意的命运来判决”，我引用雪莱的话，据说雪莱启发了诺贝爾，其内心的宏伟正弥补了难免的暴戾。

在我们日渐畏缩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需要其他所有的人。我们必须寄望于人，在我们能发现他的地方。当伊底帕斯在途中遇到司劳克斯时，他对谜语的解答就是：“人”。这个简单的字眼消灭了怪物。我们有许多怪物正待去消灭。让我们思考伊底帕斯的答案吧。



谢斐利士诗选（节选）

吉欧果斯·谢斐利士著

冯艺 编选

我的历史神话（节选）

要是我有食欲，也只能尝尝泥土和石头。

—— 亚杜·韩波

使者哟，我们盼望着等他三年；
我们一直专心地注视着
海边 榕树 星星。
随着犁的锋刃或船的龙骨
我们寻寻觅觅那最初的种子
使古代戏剧得以重新揭幕。
我们回到残破的家园，
尝试铁锈和盐水
四肢无力，口裂嘴烂。
我们醒来就往北走，异客呀，
藉那伤过我们的无瑕天鹅翼，

投身入迷雾里。

冬夜里，强烈的东风使我们发狂。
夏天，我们失落在不死的白日苦恼中。
我们带回了
粗俗粗俗艺术的这些雕刻。

在洞窟内还有一口井。
曾经容易
从那深处取出偶像和装饰
以欢娱仍然对我们忠实的朋友。
如今绳索已断；只有井口的索痕
使我们想起远扬的幸福：
触及边缘上的手指，诗人如是说。
手指顷刻感觉出石头的冷感
而身体的燥热传入石内
而洞窟以其灵魂作赌且输掉每一瞬间，充盈着静谧，
无一水滴。